



羣書治要

十五十六

和装本  
ワ 4  
6314  
8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ue grid lines and a large, very faint rectangular stamp in the center. The stamp contains illegible characters.

Blank page with a red rectangular stamp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The stamp contains the following text:

74
6314
8

鳥田藏書

韓信傳

要卷第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三

傳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常從人寄食從項羽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弗用亡楚歸漢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亡者十數人信度何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

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何曰、王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

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因問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曰、弗如也、信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為碎嗟、千人皆廢、言羽一嗟千人皆廢、言羽一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恂恂、人有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刑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今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

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進破代禽夏說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

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蘓樵取薪也，蘓取草也。後爨，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不聽，信知其不用，大喜，乃引兵遂下井陘口，斬成安君，泝水禽趙王歇，乃令軍毋斬廣武君，頃之有縛而至麾下者。於是問廣武君，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

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之，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鄣下。今高邑是也。身

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拒境而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

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於是發使燕，燕從風而靡，遂度河，襲歷下軍，破龍且。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信。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不忍背漢，又自以

舊無我  
字補之

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項羽死徙信為楚王  
信初之國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上偽游於  
雲夢信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  
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  
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  
稱疾不朝

黥布六人也漢封為淮南王十一年高后誅韓  
信布心恐憂復誅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王  
布見醢大恐遂聚兵反書聞上召諸將問布反

為之奈何皆曰發兵坑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  
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  
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疏分也南面而立萬  
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  
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  
反耳

楚元王交高祖少弟也玄孫向字子政本名夏  
生為諫大夫向見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  
二人給事中大見信弘恭石顯憚之數譖毀焉



向上封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  
 謹乃復蒙恩竊見灾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  
 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明畝猶不忘君況重  
 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乎臣聞舜命九官禹  
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濟濟  
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  
 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武  
 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

其驩心以事其先祖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  
 轉相非怨君子獨守正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  
 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  
 無辜讒口螫螫當是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  
 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由此觀之和氣致祥  
 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  
 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  
 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朝臣更相讒愬

轉相是非、文書紛紜、毀譽渾亂、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者、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將同心以陷、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席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

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衆賢退、羣枉盛者、正士銷、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則君子道銷、君子道銷、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則小人道銷、小人道銷、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昔者鯀共工、讎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舊無禹  
字補之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銷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銷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所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號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

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也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而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

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治原，秦魯之所銷，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諛之聚，杜閉羣枉之

治作法

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銷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向又見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制度泰奢，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必通三統。一曰天統，二曰地統，三曰人統。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灌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

移作訓

舊無厚衣之以薪五字補之

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移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顧曰以北山石為椁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乎孝文寤焉遂為薄葬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椁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不改官里樹木百物之行列也

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

秦穆公葬於雍樛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憐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椁仲尼

曰不如速朽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  
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  
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  
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棺椁  
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理工  
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叛之驪山之作未  
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數年之間外被  
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  
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智者葬

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  
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卽位躬  
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明及  
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  
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一億也  
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  
以飢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  
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  
大謀之賢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

悅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疎達蓋世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壘悅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智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葬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摹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

意上有  
之字

計向見上無繼嗣政由王氏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危莫不欲存然而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趙魏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殺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卒逐昭公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

速大夫危亡之兆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專國擅勢，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



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牙歷上古至秦漢外戚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無授以政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

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  
 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  
 也唯陛下深留聖思覽往事之戒居萬安之實  
 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  
 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  
 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祿去公  
 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界私門保守社稷  
 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

舊金亭下  
 有上字  
 刪之

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  
 終不能用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  
 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  
 周氏廼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載以喪車欲  
 人不知也  
 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  
 廼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  
 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  
 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

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  
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  
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  
俠意布匿其所廼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旨上  
廼赦布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  
以爲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  
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  
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  
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

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

窺見陛下  
深淺也

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爰布梁人也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  
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  
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  
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  
哭之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趨湯顧曰願壹言  
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  
臯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

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且垓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割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廼釋布，拜爲都尉。

蕭何，沛人也。漢殺項羽，卽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鄼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

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

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爲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

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

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卽關西，非陛下有，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

吾過也。

曹參，沛人也，爲齊丞相，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旣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反且

反作久

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為本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

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

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

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

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

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來者

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

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開謂有所啓白相舍後園

開舊作關改之

近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

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

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

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窻為中大夫惠帝

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窻曰汝歸

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弃羣臣帝富於春

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

言吾告汝也窻既洗沐歸諫參參怒而笞之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

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  
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  
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  
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  
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  
矣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講或作較曹參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  
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

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令酈食其持重寶略  
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良曰此獨其將欲叛  
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廼引兵擊  
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  
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  
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  
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爲資今始  
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  
儉素以爲質也且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毒藥苦於口利



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廼還軍霸上  
陳平戶牖人也背楚因魏無知見漢王漢王拜  
爲都尉典護軍絳灌等或讒平曰聞平居家時  
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不中又亡歸漢  
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  
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  
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  
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  
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  
孝已高宗

之子有孝行也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  
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王召平而問曰吾  
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  
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  
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  
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  
用人故歸大王臣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  
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  
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廼謝

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廼不敢復言

周勃沛人也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惠帝以勃爲大尉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初卽位以勃爲右丞相後廼免丞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

金與獄吏廼書牘背示之以公主爲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薄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廼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子亞夫文帝封爲條侯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爲將軍

舊無管  
字神之

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天

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樊噲沛人也與高祖俱起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

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周昌、沛人也、爲御史大夫、爲人強力、敢直言、自

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以上宴時入奏事也、高

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

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

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

得、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

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

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太子遂定、

申屠嘉、梁人也、爲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

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如是、

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

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

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

府中、爲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

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

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

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漢書四

傳

酈食其陳留人也好讀書身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

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日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漢王據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天下何歸曰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

註  
刊作

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刑而不能授刑斷無復廉鍰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叛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水援上黨之兵下井陘破北魏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

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拒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廼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陸賈，楚人也，有口辯，常居左右。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曰趙氏。

向使秦

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平因結謀於大尉勃卒誅諸呂安劉氏立文帝賈之謀也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

敬脫輓輅輅以木當胸挽重輦車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

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敬說曰

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

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積德累善

十餘世及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八百諸侯

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

無周字

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  
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  
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  
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  
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  
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  
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  
哭泣之聲不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  
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



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亢喉也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卽日駕西都關中於是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

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迺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

叔孫通薛人也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

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食無菜茹爲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曰於此只宜對大臣說蒯通、范陽人也、韓信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通

知天下權在於信、說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王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

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聞之  
 召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  
 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  
 陛下也且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  
 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  
 可殫誅邪上廼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  
 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  
 君入深山隱居通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  
 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

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  
 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  
 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  
 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賈誼洛陽人也孝文時為梁懷王太傅是時匈  
 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  
 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  
 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  
 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

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以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向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天下順治、生

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之、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下數被

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今或

親弟謀為東帝

淮南厲王長也

親兄之子西向而擊

謂齊

悼惠王子興居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

天子春秋鼎盛

方

行義未

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

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

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

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

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也今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隨骨肉

之屬而抗剋之

抗其頭而剋之也

豈有異秦之季世乎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

為安以亂為治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

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諸

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

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恭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

令下有之字

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令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旣有徵矣，殃禍之變，未可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

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又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隴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隴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施

之仁恩勢不可故也

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

楚最強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

可下有也字

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細民向善、大臣

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當時大治、後世誦聖、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

腫足曰瘡

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

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



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謂為之繡衣絲履偏

諸緣、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闌也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

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

紈之裏、縋以偏諸、是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

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

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

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夫俗至大不敬

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

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弃仁恩、并心於進

取、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

壯、則出贅、出作贅壻借父稷鉏、慮有德色、假其父鉏而惠之

母取箕箒、立而諄語、諄猶責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

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然并心而赴

時者、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

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眾掩寡、知欺愚、勇威怯、

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

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

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

弃禮誼捐廉耻日甚殺父兄盜者剽寢戶之簾

剽取也

奉兩廟之器

奉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

白書大都之

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

吏矯偽徵

發盈出十萬石粟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

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

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

不知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

父母兄弟妻子

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

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

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

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

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

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

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

令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

所幾幸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大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殷爲天子二十餘世周爲天子三十餘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繼緜之

中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爲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

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在衡和在軾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樂詩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

舊無故  
字補之

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至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

其要在是矣。夫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也，貫習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

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導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

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持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人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

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忌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

之臯不及大夫顧其離主上不遠也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故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剔笞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陞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

舊無死  
而二字  
補之

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烹嬰以廉耻故人矜以節行上

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為人臣者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

比謂比方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 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

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

彼亡國也 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爰盎字絲楚人也孝文時為中郎將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子不垂堂百金子不騎衡

騎倚也 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

六馬之疾若飛也 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



同坐及坐郎署，盜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廼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乎？」戚夫人也。於是上廼悅，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盜金五十斤。然盜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調，選也。仁愛士卒，皆爭爲死。

晁錯，潁川人也。以文學爲太子家令。是時匈奴

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兵法有必勝之將，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

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  
 葦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鎗之地也長  
 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  
 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  
 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  
 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  
 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袒裼肉袒  
 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  
 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

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  
 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  
 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  
 險易異備夫昇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  
 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  
 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  
 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  
 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

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則匈奴之弓弗能搭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

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

騶發矢道同的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妙則匈奴之革筈木薦革筈以皮作如鎧也木薦以木板作如楯弗能

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

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

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

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

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

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死爭勝跌而不振蹉跌不可

復起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

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

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

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

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

官制之兩軍相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

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

之南越也

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

揚州

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僨仆也秦民見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發之不順

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擾亂邊境如飛鳥走獸放於廣野美草甘水則

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胡又已去聚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

謂胡人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

與之

縣官爲贖

得漢人官爲贖也

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東方諸郡次當戍邊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甚大惠也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

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生死相卹墳墓相從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擇其邑之賢材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

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日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文帝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勗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故詔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將以匡朕之不逮、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

志、無有所隱、錯對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而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望之若父

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

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奢欲無極，民力疲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恐機，發陷禍而設以求自全，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憊，刑罰暴酷，輕絕人命，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製，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

舊無貧人至侵者十二字補之



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對奏、天子善之、遷大中大夫、錯以諸侯強大、請削之、後吳楚反、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

一人謝天下也、後十餘日、廼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問曰、聞晁錯死、吳楚罷不也、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被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

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此非然景帝

非公亦思信言欲林卒蘇大憐內林忠烈文口

後信言為銀大不何儲姑請贈文以學京國萬

云士此口不煩對言矣士曰何若禮公曰夫景

帝以精誠為各其意不五散也且其言大不

公曰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

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

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

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吳公曰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外中編外論

